

BOOK

拨云见日

赵梦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赵梦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拨

云

见

“日”



责任编辑：余震琪

封面设计：官 超

拨云见“日”

赵梦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646-132-9/I·275

定价: 15.00元

目 录

樱花絮语	1
迷上“小芥子”	9
神保町散记	17
“电车”记趣	25
东京的新年	36
“大阪人”和“东京人”	42
买“中古车”记	51
新宿的“浮浪者”	60
日本人的英语病	78
“吸烟”大国	85
“山手”“下町”千差万别	91
清洁反被清洁误？	97
东京上空乌鸦聒	106
“鸡雏儿”旋风	115
日本人幼稚？——“吉蒂”热的困惑	121
东瀛奇谈(校规篇)	127
东瀛奇谈(社规篇)	133

看不懂的东京新潮流行	140
“捂”和“露”的季节	146
“及时行乐”的大学生	152
五月祭一瞥	158
大学的“奴隶”	164
卖书难,买书也难	169
小贩、手纸和垃圾	175
姗姗来迟信用卡	183
“入管”印象	189
奈何不得右翼?	193
在东京理发	198
跳蚤市场人气旺	203
日元升跌的联想	209
“火车”搭不得	213
失业率的水分	218
“消费税”冷却消费	222
闻所未闻的超低利率	228
贻笑大方的地区振兴券	232
列岛纪行	239
后记	267

樱花絮语

来东瀛之前未有机会见识樱花,虽在教科书上看到过一两张照片,印象淡薄,将一株樱花树放到眼前,怕也识不得。

落叶乔木的樱花,在中国似不多见,原产地的日本列岛上却比比皆是,绝非奇花异草,再普通不过,日本人何以对此情有独钟?

记得那是隆冬的一日,稀里糊涂地就来到东京,又跟着人懵懵懂懂地撞进住处,拉开窗子一瞧,正巧面对一条林阴道,听说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光枝条街树就是樱花树,心中就泛起几许期待来,盼着春天的来临。

过了一个月左右,风渐渐地不再刺骨,拂到脸上,微微地感到几丝暖意。一日数次从樱花树下过,偶然抬头,但见樱花树的枝条上绽出一个个蝇头大小的花蕾来。花蕾长得很快,十来天的光景,就泛起粉红色来,壮鼓鼓地含苞欲放,灰蒙蒙的枝干,也似乎渗出一层油来,幽幽地发亮。

在此之前,每年的三月三日,日本的气象厅必发表这一年从南至北列岛各地樱花花期的预测,据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气象厅的观测部里,设有专人观察自然界动植物的变化,收集全国各地梅花开放或黄莺初鸣等的的数据,再运用电脑推算,作出判断。也亏得日本人做事一丝不苟,预报和实际开花的误差不会超过三天。在日本,虽然一年四季花时繁多,享有观赏期发布“殊荣”的,唯有两种植物:樱树和枫树。

据说,樱花开放的前锋从日本本州岛的南岸登陆后,通常以一天二十至二十五公里的速度北上。正常年份,东京地区樱花的开放日为三月三十日,而待樱花前锋渡过津轻海峡,打点起雪国北海道的大地,则日历早已撕到了五月份。

地方上的气象台,盼来当地樱花开放的那天,还要一本正经地发布“开花宣言”,于是,这一地方的樱花才算正式开放。东京地区发布“开花宣言”的方法很奇特:以东京市中心某神社院内的三棵樱花树为基准。三棵樱花树都是经年老树,按理年老体衰,绽放也晚,却因为靠近建筑物的屋顶,阳光折射,四周气温偏高,所以“老当益壮”,树龄虽过六十,依然不甘示

弱，年年比院内其他樱树提前吐艳，被戏谑为气象厅的“御用”樱树。每年当这三棵樱花中的两棵枝头绽出三五朵花时，就是宣布东京地区樱花开放之日。换一句话说，即便东京某地的樱花捷足先登，花满枝头，只要三株“御用”樱树的花朵羞答答地不肯露脸，那就白搭，甭想从气象厅的嘴里掏出半句“开花宣言”来。

气象厅是非常郑重其事的。估摸差不多要开花时，就天天派员守候在那三棵树下，仰起脑袋，用望远镜密切注视枝头，一有动静，随时报告。

老人们说，当平均气温骤升十来度时，就是樱花的开放时节。但并非气候越温暖樱花开花就越早，樱花需要适度的“冷刺激”：一暖一冷，花就开得快。

春风和熙的一天，夜里飘起了毛毛细雨，次日一早又放晴，阳光融融，再瞧樱树枝头，惊喜地发现枝条不再光秃，缀起了朵朵小花。细细打量，樱花五个花瓣，朴实无华，将鼻子凑到跟前嗅嗅，也并无芬芳溢出，实在貌不惊人。稀奇的是，当樱花成珠成串地堆满枝头，又挤挤挨挨地连成一片，那气势就足以令人怦然心动了：壮观万分，却又素雅端庄，并无丝毫哗众取宠或咄咄逼人的霸气。登上高处俯视，但见蜿蜒林阴道，早已化作一圈嫩嫩的粉红滚边，将一条平淡的小街装扮得出神入化。

樱花在日本被尊为国花，有“花王”之称。日语里，说赏

花,必是指观赏樱花,绝不会误作桃花菊花或其他什么花。同样,说“花时”,只能是指樱花的花期;“花冷”意味樱花花季时气温骤降;“花曇”则指樱花时节淡云蔽空的天气。在日本,稍有些年岁的人,提到樱花,又必然会联想起“花以樱花为贵,人以武士为尊”的谚语来。身分等级森严的江户时代,人分士、农、工、商四等,称“四民”。士即武士,列“四民”之首,权势显赫,将樱花同武士相提并论,可见樱花当年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军国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句老话在日本又有新的解释:团团簇簇的樱花凋谢时的那种纷纷扬扬、义无反顾一般的情景,说是同武士道精神相通,故以樱花比做武士。情随事迁,如今自然无人再作如此诠释——至少在表面上。

其实,日本人的赏花习俗也来自中国文化,公元七世纪以前的日本人原没有赏鉴花卉的闲情雅趣。奈良朝时代(公元七一〇~七九四年),受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上层社会里开始风行观赏梅花。不过梅花好景不常,没多久就“失宠”,让位于樱花,毕竟梅花到头来也只是文人墨客喜好的对象而已。成书于八世纪初的日本最古老的歌集《万叶集》和晚一百年左右问世的《古今和歌集》里咏梅歌和咏樱歌数量上的变化,就为这场樱梅之争作了很好的注脚:《万叶集》里咏樱的短歌不及咏梅歌的三分之一,到了《古今和歌集》,形势大变,咏樱歌

两倍于咏梅歌！

早年，樱花在日本人的生活里原是有实际用途的：卜算吉凶祸福。农家远眺漫山遍野的樱花，依据花开花落的景象，判断当年稻米收成的高低。花谢得早不吉利，开放时参差不齐，也是不祥之兆。农家为山坡上的樱花牵肠挂肚，一心祈愿樱花的花期长一些。有学者考证，今日日本人的赏花惜花之情，原是同古代樱花凋落时农家的悲戚叹息一脉相承的。

樱花的花期也实在短暂，总共才十来天的工夫，中间若再碰上一两场春雨，寿命自是更加短促。日本人惜花如“金”，对一天里不同时刻绽放的樱花冠以不同的名称，于是同一棵樱花树上的樱花又有了不同的称呼：朝樱、夕樱、夜樱等等。唯独没有“昼”樱，也许因为白昼的樱花人人看在眼里，懒得另外起名？夜间的樱花自然少有人识其“庐山真面目”，于是就有好事的电视台，每年的樱花时节，不辞辛劳地夜夜实况转播夜樱的“芳容”。

樱花开时壮观，落时亦然。记得一次在东京的一所大学听课，窗外正是一株参天樱树，枝丫伸进了三楼教室的窗户，一阵风吹来，枝头摇曳，樱花纷纷飘落，教授突然“啊呀”一声停止了讲课，出神地望着窗外，然后大发感慨，让学生看外面，因为花期将过，教授要求大家“再多瞧几眼”。那雪花漫舞般飘落的樱花也的确让人陡生悲情，伤感不已，不由地从心底涌出一股浓浓的乡思，恋起家乡，恋起逝去的岁月。

日本人对樱花的痴情有时候真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凡事以西方为楷模,唯独在新学年开始的月份上固执己见,拒不采用国际通行的九月为新学年之始的做法,依然以四月一日为新学期的开始,弄得去日本求学的外国学生往往难以衔接。倒不是日本人刻意标新立异,日本人何尝没有想过同国际“接轨”,只是权衡得失,怎么也舍不得樱花当头的毕业式和入学式!

每年到了樱花盛开的时节,日本人必会相邀赏樱。亲友,家人,团体,甚至连凡事以工作为重企业,也会安排出时间来,选一个樱花树多的地方,铺一方硕大的塑料布,席地而坐,犒劳员工一番——只是时间常常选择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傍晚,弄到深更半夜,酩酊大醉方休,比加班加点还累。不过,夜夜迟归的日本人毫不在意,因为他们本身“醉翁之意全在酒”,并无心赏花,借机吃喝取乐而已。有一次,也是身不由己地被同事拉到“赏花会”上,不会喝酒却勉为其难地奉陪,好不容易熬到结束,站起身,正揉着坐麻木的双腿,却听边上一个灌得醉醺醺的日本同事嘀咕了一句:“哟,这樱花倒是开得盛呀!”敢情他到这时候才想起自己原本是为赏花而来的。

赏花人多,地方有限,不派人预先占下一块地方,到时连插足之地都难觅。占地的差使往往落在跑腿的小职员头上,但见他们人人起一个大早,按上司的要求在盛开的樱树底下占得一块“风水宝地”之后,摊开随身带来的塑料布或芦席,仰

面躺下，掏出一本漫画来消磨时间，或干脆浴着融融的春光闭目养神，看似优哉游哉，其实辛苦得很，一整天不敢随意离开，唯恐疏忽间被人钻孔子，丧失“领土”。个中谨慎的，打瞌睡时也留个心眼，摊手摊脚地在地上睡成一个“大”字，尽量多占一些地方，以防他人暗中做手脚。如果带去的塑料布或芦席不够大，也不打紧，日本人自有办法，在塑料布等的外围再用碎砖块拦上一圈，表示此地已有主，倒是同当年上海人在菜市场排队买菜时摆上破砖烂瓦占位子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樱花季节，还真有占下位置再转手卖于他人赚外快的“黄牛”出没，当然，干这等营生的，多是游手好闲之辈。

友人曾向我透露当年刚进公司时受上司差遣占地方的心情，说西装革履地抱着一卷发黄的芦席挤上“满员”的地铁，止不住地脸红，似乎人人都在打量自己这身滑稽的装束，浑身不自在，恨不能钻进地洞里去。又说躺在芦席上等同事的到来更是度日如年，遭足罪。好在是赏花时节，头顶樱花蔽天，不至于被人误成百无聊赖的流浪汉。

东京不乏观赏樱花的去处，最知名的，当属上野公园的樱花。成百上千棵樱树，筑起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嫩嫩的粉色隧道。人在花的隧道中行，耳际但闻阵阵笑语和大音量的卡拉OK的乐曲声，空气中则弥漫着酒和食物的气味。几个手捏话筒的中年男人，西装早已皱得不成样，敞着衬衣领子，领带松弛地耷拉着，脚步歪斜，舌头打不过转来，却仍在那里高歌，周

围是一圈鼓掌叫好的闲人。樱花树下,日本人平日里不拘言笑的“假面”,早抛到了爪哇国。

蓦然间悟醒到,樱花那种不求个性、同时开放同时凋谢的齐刷刷的一统性格,不正类似日本人的国民性?于是,心头冒出臆测:日本人之青睐樱花,原因莫非就在于此?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迷上“小芥子”

扶桑多玩偶。去列岛的任何地方——温泉也罢，名胜也罢，都会在路边的土特产商店里，从一大堆吃的用的中觅到唯当地才有的偶人，多用布、泥土或木头制成，个个憨态可掬，土得透彻，土得可爱。那几年恰巧有机会“走南闯北”，几个零花钱于是就悉数“孝敬”了玩偶，带回家，饰于室内，让一只只形态各异的玩偶从小屋的角角落落里探出脑袋来，闲时摩挲把玩，自得其乐。

日本人想得周到，每一个偶人的纸盒里都附上一张薄薄的小纸条，诠释偶人的来龙去脉，有的是历史掌故，有的是民间传

说,装订起来,不啻一册微型的玩偶百科;那席地而坐的纺织娃娃,是雪国新潟盐泽地方的特产,当地纺织业历史久远,大雪封山时节,农妇们盘腿炉前,专心织造。时至今日,踏着齐膝的深雪,行进在盐泽的山道时,偶尔仍能听到近旁农舍中传来织机的声响;今石川县南部地方古称加贺,幕府(一六〇〇~一八六八年)时期,官府禁止民间习武,藩主(地方领主)于是利用祭祀,借表演狮子舞之名,暗中让乡民操练武艺,以备不时之需。加贺偶人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这一乡土气息浓厚的舞姿;古都京都的陶瓷业与印染、织造齐名,为京都的三大传统产业之一。京都的泥人以做工精致、色彩绚丽著称,造型之优雅,令人叹为观止,深深感受到古代日本文明的气息;日本另一个遐迩闻名的泥人产地在九州的博客多,相传四百多年前,今福岡县西北部的筑前地方的藩主修造城池,令瓦工名匠正木宗七烧制筑城用瓦,其工艺秘不外传,至第四代,终达炉火纯青之境,烧制出精美的装饰偶人,专供达官贵人作室内摆设,一时名声大噪。当地另一制陶工匠中之子吉兵卫内心不满,决意烧制出受庶民百姓喜好的偶人来,他广招弟子,传授技艺,作品深得大众的欢迎。十九世纪末,作品参加日本国内的博览会,获得褒奖,博客多偶人从此成名;福井县冬季滴水成冰,竹子经严寒磨炼,质地优良,当地的竹制品因此名扬天下。竹匠工余之作的竹偶,多以乡土风习或歌舞伎等传统文化为题材,被视作纳福驱邪之物,因为竹子生长快,生命力顽强。

几年下来,收藏的玩偶不下百十件,其中最使我着迷的,还是案头的“小芥子”。

“小芥子”是一种木偶,原产日本东北地方,无手无足,一根粗棍充作躯体,顶着圆圆的头颅,要多简单有多简单,“身世”却扑朔迷离,其来源众说纷纭,有的称“小芥子”最早是东北农村的木器工匠信手为自己的孩子削做的小木人,有的坚持“小芥子”是古人的信仰偶像,不见确论,倒是问世时期有明文记载——两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中期。

“身世”谜团重重,注音用的汉字(所谓“借字”)也五花八门。“小芥子”之外,见诸文献的就有木形子、古戏子、古庆子、子迎子等四五种。有学者从“小芥子”头部的花饰入手,断言“小芥子”一说最站得住脚,理由是放射状的线条同芥菜果实一般无二。提出异议的则引证古代语法,指出“小芥子”原本就是“削木”的意思,所以“木形子”更有代表性,争执不下,平假名出来当和事佬,拣得渔翁之利——现代日语中,“小芥子”一词如今只使用日本人简化汉字创造的注音文字平假名表示。

“小芥子”又有新旧之分。恪守传统制作工艺和形状的称旧型,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反映世俗主题的是新型。新型“小芥子”一般成双,发源地是东京附近的小田原市。五十年代初,当地产的出口木工玩具销路萎缩,于是大力挖掘“内需”,将传统的“小芥子”改头换面,居然一炮打响,品种也日渐增多,后

来还成为驻日美军士兵回国纪念品的首选。

新型“小芥子”嗣后又派生出旁支“创作小芥子”来，相比注重面部表情的旧型“小芥子”，“创作小芥子”更看重整体的造型，每一件作品都赋予主题，一般三两个字，言简意赅，题在一方小木牌上，置于作品一侧作点缀。如果是一年一度的“小芥子展”的得奖作品或作者，还将奖品名称一并罗列。手头有一件在仙台购得的新型“小芥子”，牌子上就赫然书写着“内阁总理大臣奖”几个字，身价因此倍增。

旧型“小芥子”的工匠虽然对新型“小芥子”心存感激——新型“小芥子”的崛起，使原先濒临泯灭的旧型“小芥子”也因此沾光，绝处逢生，续住了香火，却又从内心里看不起新型“小芥子”，视其为异类，保守的工匠宁可掉脑袋，也绝不愿意染指新型“小芥子”。他们说，“小芥子”是东北地方的特产和象征；所以只能是传统形象，不可有丝毫的篡改，尽管新型“小芥子”如今占了日本全国“小芥子”产量的九成，尽管不少日本人闹不清新旧“小芥子”的区别。

旧型“小芥子”的工匠在日本曾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终年在森林中漂泊，孤傲地绝不同一般乡民通婚，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惟乔亲王家臣的后人，亲王的家臣侍服亲王，又随亲王学会了一手木器绝活，是木器工匠的祖先。自然，那不过是传说而已，查一下史书就知道，惟乔亲王是千余年前文德天皇的长子，本该继承父位的，不想太子的帽子落到了弟弟的头